

新小农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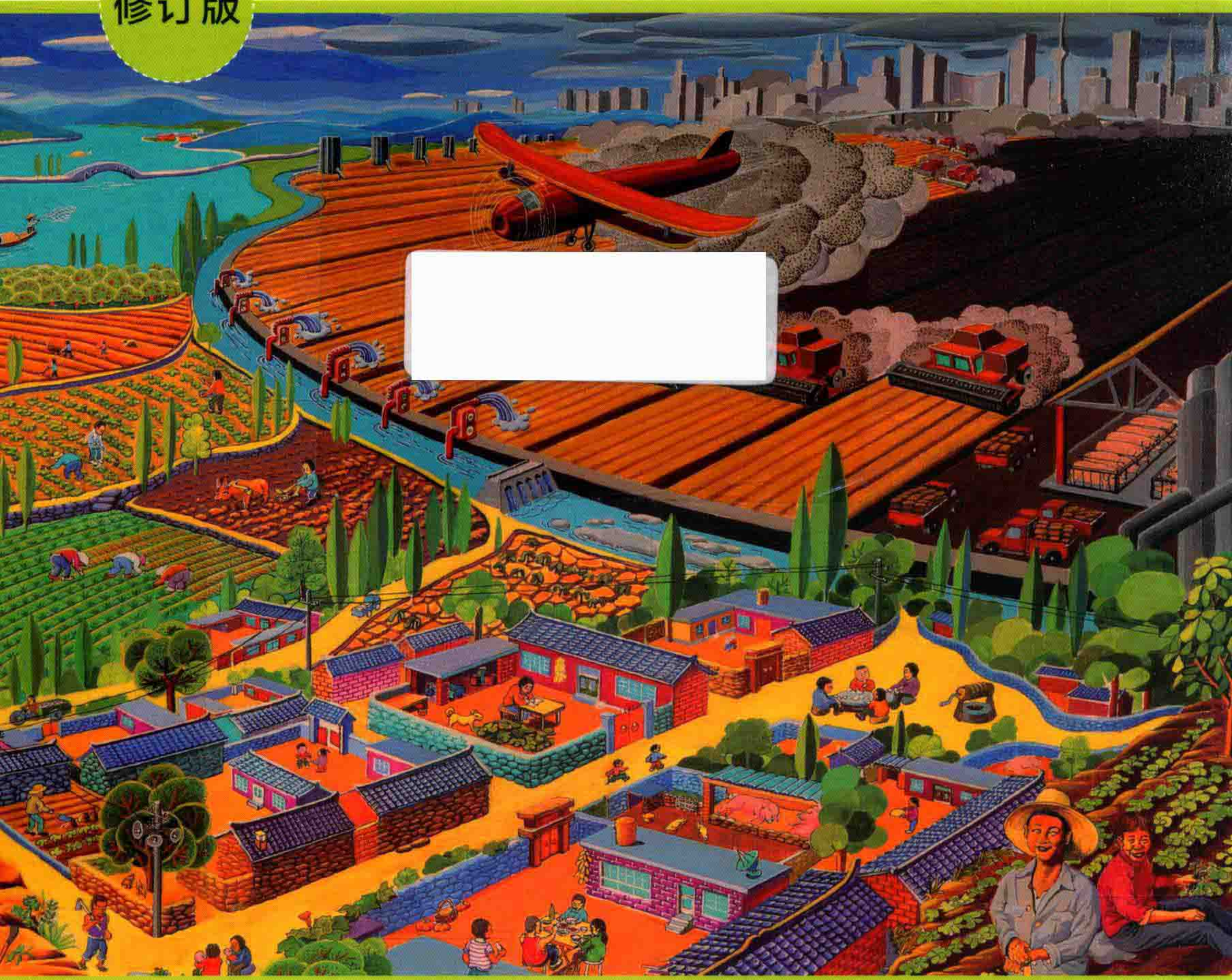
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

[荷]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 著

Jan Douwe van der Ploeg

潘璐 叶敬忠 等 / 译 叶敬忠 / 译校

修订版





新小农阶级

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

[荷] 扬·范德普勒格 / 著

Jan Douwe van der Ploeg

潘璐 叶敬忠 等 / 译 叶敬忠 / 译校

(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小农阶级：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 / （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著；潘璐等译. -- 修订本.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2
书名原文：THE NEW PEASANTRIE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WORLD AGRICULTURE
ISBN 978 - 7 - 5097 - 9966 - 6

I. ①新… II. ①扬… ②潘… III. ①农民阶级 - 研究 - 荷兰 IV. ①D756. 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2168 号

新小农阶级（修订版）
——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

著 者 / [荷] 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译 者 / 潘 璐 叶敬忠 等
译 校 / 叶敬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韩莹莹
责任编辑 / 韩莹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5.25 字 数：302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966 - 6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3 - 2665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译者序

叶敬忠

1995 年我在荷兰学习期间，有一门“农业与农村发展”课程。第一节课开始时走进教室的是一位背着一种类似铁铲农具的老师，他就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农村社会学教授扬·杜威·范德普勒格 (Jan Douwe van der Ploeg)，而他身背的是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塞内加尔等西非地区农民在平整稻田时广泛使用的木锹 (kayendo)。那时，范德普勒格教授给学生的感觉是讲课逻辑缜密，但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似乎不易亲近。此后十余年，每每研读他的著作，其在课堂上的形象总会浮现脑海。2007 年范德普勒格教授来北京参加会议，其间相见，他根本不记得我这个听过他课的学生了。但自那以后，我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他每年来中国两次，每次必到我们的研究村庄住上一周，至今已十余次。在村庄，他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下地，一起赶集，一起讨论，身上沾满了泥土，心中加深了感情。^① 这位来自西方现代农业国家的教授，被中国小农的丰富实践和无穷智慧所深深折服。他说，假如早些认识中国的话，他关

① 这也是《翻身》的作者韩丁 1948 年在山西省潞城县张庄工作的场景。〔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第 3 页。

于小农的写作会更具力量。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见识了与课堂上的“一本正经”截然不同的范德普勒格教授，他喜欢说笑，喜欢结交农民朋友，喜欢讲述其家乡——荷兰北部弗里西亚省农民的笑话。他是农民出身，在他的研究和学术生涯中，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始终站在农民一边”。

2008年正值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发生之时，范德普勒格出版了专著《新小农阶级》。在很多学者对世界粮食危机进行事后诊断时，这本专著对当今世界农业的趋势和特征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者以其40余年来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农业与农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农村社会学、农业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以及农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农业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对过往的小农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指出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三种农业模式，即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全书紧紧围绕这三种农业模式的性质和特征展开分析。在现代农业、工业农业、高科技农业和资本农业主导农业发展话语的今天，范德普勒格关于这三种农业模式的真知灼见告诉我们，若将这些半真半假的宏大叙事作为世界粮食危机和普遍的食品安全风险下的镇静剂，那么进一步的世界粮食危机和食品安全危机还将持续发生，不在今日，就在明天；不在此地，就在别处。

小农农业^①

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像中国社会这样如此鄙视小农和决

① 本文涉及本书内容和思想的介绍文字，尤其是对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和公司农业的介绍，很多出自原书，因摘自书中的不同部分，因此没有一一标注。

心消灭小农的，即使在研究农业与农村的大学和研究所，人们也会用“小农思维”来指代那些所谓狭隘、不灵活、不开放、没有希望和前途的想法。个中缘由非常复杂，包括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因素，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或许不容小觑。我们社会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略知一二，中学生和大学生学习得较多，而官员们学习和掌握得就更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充满了对小农蔑视和讥讽的语言，如认为小农是“旧社会的堡垒”^①，是“日趋没落的”^②；小农落后、“保守”、“迷信”、“偏见”，他们“愚蠢地固守旧制度”，“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③；他们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④。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将农村视为“穷乡僻壤”^⑤，将小农生活的地区定位为“野蛮国家”^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小农农业是在小块土地上生产，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不容许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578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47页。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6~568页。

④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4页。

⑤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4页。

⑥ 潘璐：《“小农”思潮回顾及其当代论辩》，《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他们不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而想巩固这种条件。^① 因此，小农生产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②。

范德普勒格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过往小农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回应。这些理论主要包括：“阻碍发展论”，即将小农视为变迁的阻碍，认为小农是“对发展的阻挠”，是工业化这个“摆脱落后的大道”上的障碍，因此是一种应该消失或被主动移除的社会形态，应该被装备精良、顺从市场逻辑的“农业企业家”所取代；“消亡论”，即在那些现代化工程取得某些成功的地方，小农阶级要么已经转变成为农业企业家，要么已经沦为纯粹的无产者，小农阶级事实上已经消亡；“农业内卷化”，即认为将劳动力不断填充到农业生产中最终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并造成贫困的再分配；“技术上限论”，即认为小农不可能跨越他们使用的资源中所隐含的“技术上限”；“贫困论”，即小农农业模式就其定义本身来说，正如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会造成贫困。这些小农理论的局限性产生于对小农和小农农业的诸多误解，尤其是，以往的小农研究强调的仅仅是小农作为一个既定要素在农业中的介入和参与，对于小农如何参与、如何从事农业实践以及是否与其他农业实践方式有所不同等问题却几乎未曾触及。小农的独特性被主要归结于他们不平等的权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66～567页。

②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2页。

力关系或者他们的社会文化特征。但是，无论身在何处，小农都以一种与其他农业模式截然不同的方式与自然相联系。作者指出，小农农业中并不存在“固有的落后”，“小农无法养活世界”这一常见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小农农业模式中劳动主导的集约化并不等同于贫困，也并不必然会造成内卷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中，集约化可能有违报酬递减原理，而在现实生活中，小农对农业发展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其收入会保持在可接受的水平上，甚至还会提高。尤其是，无论是在秘鲁、巴西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是在荷兰、意大利这样的现代发达国家，目前都出现了显著的再小农化趋势。在作者看来，小农生产方式中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所鄙夷的方面，很多正是其优越的精髓。

按照范德普勒格的定义，小农农业模式通常以生态资本的持久利用为基础，旨在保护和改善农民生计。小农农业往往以其多功能性为显著特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通常来自家庭内部，或者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家庭所有。生产的目的是服务市场以及满足家庭与农场再生产的需要。小农会通过采取诸多精明的策略，使其农业活动远离那些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一家一户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就是典型的小农农业模式。作者对小农农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小农的生活方式、骄傲与自豪感、劳动与就业、精耕细作、协同生产、自我控制的资源库、资源的高效利用、互惠关系、自主性、内源性与地方性、多样性与多功能性、附加值的创造、匠人工艺与新奇事物、市场远距化与部分商品化策略、对生物生命的尊重以及劳动过程中的抗争等方面。

小农始终会带着热情、奉献精神坚持不懈地投身于农业生产之中。即使是在荷兰这样似乎只有经济理性才得到认可的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大多数农民仍然郑重地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称为自己的“爱好”。小农农业关涉到主体性，强调与自然一同工作、相对独立和匠人工艺所产生的价值与满足感，以及人们对他们构建成果的骄傲与自豪，体现了人们对自身力量和洞见充满信心。正如荷兰奶农莫妮克·范德拉恩（Monique van der Laan）所言：“身为农民，我拥有自由，我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时间。我们在户外劳动，在劳动中有很多身心上的选择与变化。我们与自然和动物结伴。我们每天都面对着指涉生命的价值。我们为我们的牲畜、产品而自豪：它们是新鲜的、美味的。”

在小农农业中，劳动成了关键因素，小农将劳动置于舞台的中心，将劳动与自我控制的且部分自我调配的资源联结在一起，也与前途和未来联结在一起。例如，在秘鲁的卡塔考斯，小农社区的共享价值之一就是“认同劳动是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①。然而，在现代化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劳动被严重削弱了；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无数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和经过正规教育的青年学生，在强大的资本面前沦为了“废弃的生命”^②。值此之际，重拾劳动的价值尤为重要。小农农业中的劳动中心性正与就业密切联系在一

① 习近平：《劳动是财富和幸福的源泉》，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3-04-28/162526980804.shtml>，2013年4月28日。

② 鲍曼语，参见〔英〕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起，小农农业模式比其他农业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因此，科林·图哲（Colin Tudge）呼吁道：“我们需要再一次将农业视为一个主要雇主，认识到雇用劳动力是农业活动的首要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仅次于生产优质食物和维护景观。然而，现代政策的设计却是特意要将农业劳动力一再削减，少到不能再少。”^①

小农倚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协同生产。自然被用来创建和壮大一种资源库，这种资源库又通过劳动、知识、网络、市场准入等得到补充。在实践中，资源库的扩展和巩固被视为一种财富遗产，它蕴含着骄傲和自豪。小农通过对农业生产季节历进行缜密的规划，使得所有相关的活动都能够互相协调、配合，并且与作物的生长周期相适应。小农农业往往表面上看起来略显混乱，但其背后深藏着严密的逻辑，在仔细观察下会发现非常高的效率和计划周详的秩序。正如学者指出的，“作物并不是乱种的，而是按照合适的距离被安排在一小堆土壤上，当下雨的时候，既不会形成涝灾，也不会冲刷表面而洗掉表层土壤”。因此，在对小农农业发表意见之前要特别谨慎，不能从本能的保守主义出发，称小农为傻瓜。^②

在资源库的巩固和扩大过程中，小农还会通过互惠关系组织调用农村社区成员、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小农通过创建、再生和发展出一套自发的、自我控制的资源来实现其自主性。这样，小农就不受任何处于中心位置力量的控制和支配，相反，它

① 转引自本书。

② 〔美〕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胡搏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33页。

是内生的。它不能为地方性的问题提供（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却正在演变为应对一个全球问题（即对农业的挤压）的各种越来越多样化的、地方性的方案。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涵盖在小农农业的概念之中。小农农业的实践证明，并非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能让人们获得合理的收入、拥有美好的前景。事实上，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很多种。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认为，替代发展的方案可能会涌现在少数民族的经济和实践活动中，出现在草根组织对主要发展干预的抵抗中。^① 在范德普勒格这里，替代方案显然散布在小农的各种实践与行动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起，欧洲的农村发展实践领域已呈现出一个显著的趋势，且积极推动了各种新形式的替代性方案，即农业的多功能性。这些新的多功能性实体的创建几乎总是以小农农业为基础，并大大增加了小农农业可以创造的附加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就在欧洲农业从专业化向多功能性转变的同时，中国的农业却正在从历史悠久的多功能性向专业化转变。

在小农农业中，农民的算账方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理性所能理解的。例如，当农民用从别处挣来的钱购买种子、化肥等物品的时候，这些物品的的确是“付了钱的”。它们作为商品被购买，但是之后它们则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农场生产过程，不再需要按照交换价值对它们进行严格的估价。这些资源特殊的社会历史性赋予了小农足够的自由，这样他们就可以按自己认为的最佳方式来使用这些资源。可利用资源的价值正是在农业活动中体

① 〔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叶敬忠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61~264页。

现出来的，长期来看，它们可以被转换为老一辈人手中的养老金和年轻一辈从事农业活动的扎实起点。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社会规范的，并且有制度化根基的转换过程。这种转换与资本转换为利润，利润又作为资本进行再投资以获得更多利润的转换极为不同。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没有因为这一不同而显得没有意义。恰恰相反，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是它激活了农业活动。

小农还利用匠人工艺创造各种新奇事物。小农的匠人工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门无字的语言，是无法以精准、明确和量化的概念来表达的知识。只有经过长期的学徒生涯、训练和经验的积累才能掌握这门技术。在知识的门类中，它显然是一种经验性或者实践性的知识，类似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所言的乡土知识^①和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的米提斯。^② 利用匠人工艺，小农创造各种新奇事物。这些新奇事物可以是新的实践、新的制品或者仅仅是改变一个特定情境或任务的定义，但却代表着对现有规则的偏离。

小农农业模式代表着一种对市场约定俗成的远距化，这是小农保持自主性的重要策略。小农在组织自己与市场的具体关系时所遵循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实现灵活性、可移动性和自由性。这种对外部关系的组织和安排是为了保证能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收缩或扩张，避免对生产要素市场的依附，即尽可能避免陷入外部控

① Robert Chambers, *Rural Development: Putting the Last First*, Longman, 1983, p. 82.

② 〔美〕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胡搏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33页。

制之中。正是因为这一策略，小农避免了马克思的误判，即“只要死一头母牛，小农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①。市场远距化不仅限于第三世界的小农，欧洲的农民大多也只是部分地融入市场。甚至，第三世界的小农很可能比欧洲的农民更“充分地融入”市场，而这种高度的“融入”带来的是高度的市场依赖性，这也恰恰是这些第三世界小农的主要问题。因此，与中心国家的农业系统相比，边陲国家的农业系统总体上更加处于依附地位，商品化程度更高，更加立基于“彻底的商品流通”之上。这一结果正是由“自由市场”发起的，是无数专家学者的“科学”建议，其实质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小农制度的蓄意破坏，不仅造成了更多的“废弃的生命”，也严重威胁着世界范围内的食品安全。

小农农业充满了对生物生命的尊重。在小农逻辑中，“好的产出”处于核心地位并具有重要意义，它指的是每个劳动对象的产量，而且产出要高且可持续；但是就像小农所说的一样，他们不会用“强制”的方式达到目的，而是在以“精心照料”或“匠人工艺”为特征的框架中尽可能实现高产出。因此，在小农农业中，一些内部指标起着规范作用，例如，根据一头牛的生长过程和日常表现来确定最合适的饲料配给量。人们必须精心照料牲畜、作物和大地，如果精心劳作，每个劳动对象的产出就会提高。正如古德曼（Gudeman）等指出的，小农模型的根基来自这样一个观念——地育万物，量力而出，农民通过劳动“帮助”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678页。

土地孕育物产。^①

本书还深化了小农抗争的内涵，拓展了小农抗争的外延。范德普勒格指出，为自主性而进行的斗争呈现出多种形式，不同形式之间往往相互联系。它可以通过传统的“农民战争”，也可以借助较为隐蔽的“弱者的武器”，但是，更常见的、几乎从不间断的情形是，这种斗争出现在田野、谷仓和马厩里，体现在牲畜繁育、作物选种、灌溉活动和劳动投入的各种决策中，可以说无处不在。小农要对生产过程增加控制、进行改善，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对生产过程加以调整并从中获得更好的收益，这些目标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漫长而艰苦的斗争过程。其中，劳动过程是小农进行社会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竞技场，如为改善现有资源、进行细微调试而付出的顽强努力，这些努力会带来更富足的生活、更可观的收入和更光明的前景。因此，抵抗发生在大量异质的且日益相互关联的实践中，存在于制造“优质肥料”、繁育“良种母牛”、建造“美丽农场”的方式中。小农正是通过这些实践构建出了自身的独特差异性。另外，当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结被食品帝国中断时，小农会通过直销、农民市场、新的农业食品链的创造等途径去积极探索、建立新的联结。这样的抗争表明，既然食品帝国趋向于把一部分小农变成多余的部分，新的小农也必将开始把自身重新定位为权利不容忽视的公民。

① Stephen Gudeman and Alberto Rivera, *Conversations in Colombia: The Domestic Economy in Life and 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转引自〔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叶敬忠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11页。

企业农业

企业农业是通过扩大规模进行持续扩张的一种农业方式，其生产高度专门化，并完全面向市场。企业农业经营者主动委身于对市场的依赖之中，尤其是与农业投入相关的市场。企业农业主要建立在信贷、工业投入与技术等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基础之上。企业农业的种种形式往往产生于国家推动的农业“现代化”项目之中，并对劳动过程进行部分工业化改造。以中国为例，在农业现代化、农业规模化、农业市场化（这些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几乎未被认为是有效的农业动机）被提升为农业发展的最高标准的今天，对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膜拜或许只有最狂热的宗教热情才能与之匹敌。在各种现代化工程和政策的推动下，农业企业家模型已经被人为地奉为真理，它是当今政策制定的核心模型。无论是官员、专家，还是学者教导下的信徒，都在急切地寻找现代化的圣水，并身体力行地推动或直接参与到农业创业之中。当资本在城市已无更多获利空间的时候，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资本在农村和农业的广阔获利空间，而置数以亿计的乡村小农于不顾，甚至以非经济强制的方式强夺小农的生命之本。目前出现的各种农业投资主要是以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方式开展的，如各类种植业企业、养殖场、农业科技公司等就是企业农业的例子，甚至近年来在许多村庄以土地流转之名而组成的所谓专业合作社，其实质也是一种企业农业模式。在这些农业企业中，资本大多来自外部，其生产的目的是与国家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战略没有关系，其一切目的就是获利。范德普勒格对企业农业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与自然的脱节、失活、效率误区、规模

扩张与内部挤压、对生物生命的漠视、市场融入与就业、弱自主性、利润导向与附加值的减少、与自然的分离以及与消费者的断联等方面。

在企业农业中，农业活动是与已有的生态资本相剥离的。例如，牛奶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农场中的饲料和草料生产，大部分饲料通过向市场购买获得；草场生长基本上靠使用化肥，这也和农场中积造的农家肥完全脱离。企业农业的发展侧重于与自然的分离，侧重于逐渐减少自然的作用，因为“自然”太过变幻莫测，它使劳动过程无法标准化，从而成为生产规模加速扩大的障碍。因此，自然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存在逐渐减少，那些保留下来的部分也在不断地经历着全方位“人工化”过程的“重构”。在高科技的推动下，人工化过程的扩展已经超出传统的想象，尤其是通过使用转基因技术和创建无菌环境，一个新的、人造的“自然”已经产生，这为进一步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于是，那些曾经将农业塑造成一个有机整体的重要循环被打破，这样，将全球性标准和全球性控制方法整合到标准化的农业实践中就相对容易。

企业农业的生产目标集中在利润（剩余价值）的创造上，它仅仅依靠现有的可用资源来生产附加值。在企业农业中，市场首先是一种组织原则。由于高度整合并依附于市场，生产单位不得不遵循“市场的逻辑”，企业家精神成为调整农业企业内外社会与自然要素的核心机制。在企业农业中，利润和收入水平可以通过降低劳动投入来实现，从而随着劳动力的流出而得到提升，因此，企业农业不会力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相反，会为了逐利而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企业农业的生产资源并非依赖资源库的发展，而是高度依赖市场，因此，其自主性程度较

低。在这种一味追逐利润的目标指导下，当市场价格水平严重下降，以至于利润成为泡影的时候，选择退出并将资本投资他处，是显而易见的、“合乎逻辑的”企业家行为，因此农业失活时有发生。这种农业失活反应还包括向更粗放型的农业转变，这会使劳动投入大大减少。因此，国家粮食安全之梦期望通过企业农业（包括公司农业）的发展来实现，似乎有些天方夜谭，尤其是当国家还给予优惠的政策扶持和大量的财政支持时，人们不得不怀疑资本是否绑架了政治，或者政治与资本是否在共谋其他的目的。

农业企业往往热衷于大规模的扩张，而由于扩张严重依赖信贷资金的支持，企业债务相对较高。这样，财务压力就会转化成加速生产的需求，利用每一片可用之地获得尽可能高的资金产出（也就是利润）来支付利息和贷款本金。因此，牛舍中的每一个可用空间不再是一种使用价值，也不再是可利用资源中明确清楚的一部分，更不是动物生长的场所，在这里，这个空间首要代表着能创造更多价值的资本。这样，高产奶牛可能在第三年或第四年被淘汰或者取代，它们承受的生产压力极可能产生乳腺、生殖和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这也加重了它们的淘汰趋势。因此，奶牛的寿命本身并不是目的。一旦产奶量逐年递减，这些奶牛就会被淘汰，因为它们占用了必须产生最大货币效益的宝贵空间。讽刺之处在于，过去一头奶牛会在畜栏里生活 10 ~ 12 年；而现在，同样的空间会相继饲养 5 头奶牛，每头奶牛只能利用 2 ~ 3 年。这些改变代表着一种将动物贬低为丢弃型产品的趋势。奶牛本可以常年生产，有些奶牛的生产周期甚至可达 15 ~ 17 年，小农往往是这么做的，但是在企业农业，它们的生产周期被迫大大缩短。因此，人们常常发现，饲养的动物变得更加脆弱，它们被退